

馬克思主義變遷

馬克思著

馬克思著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解放出版社



記變政三第崙破拿

思	克	馬	者	著
年	柏	柯	者	譯
平	黎	吳	者	校
社	放	解	者	版出
店書華新北華			者	行發
鄆邯·中冀			處	銷分

• 間河 • 集辛 • (縣易)爾哈察 • 莊家石
源渾 • 泉陽 • 治長 • 台邢 • 州鄭 • 國安

店書華新安延據根書本
印翻本版月八年〇四九一

[2] 1—2,000

譯校者關於本書內容的一點說明

爲了使讀者易於明白本書的內容起見，我們簡略說一說法國第一次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歷史事實。

一七八九年——一七九四年六月的法國第一次大革命，把封建制度推翻了。當甲可賓黨左派羅伯斯庇爾專政時期，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澈底。一七九四年七月的政變，羅伯斯庇爾被推倒。至一八〇四年，拿破崙爲皇帝；這在歷史上稱爲『第一帝國』。在『第一帝國』時代，大資產階級決定政府底政策，而農民則保持其在革命中所得來的東西。拿破崙破崙之失敗，波旁王朝復辟；這在歷史上稱爲『復辟時代』（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四年）。在『復辟時代』，以前被革命所趕跑的貴族回到法國來，企圖奪回其已失去的土地，雖沒有成功，可是他們由政府那裏得到了賠償。一八三〇年七月，巴黎爆發了革命。波旁王朝再度被推翻，但人民沒有能够重建共和國。繼波旁王朝而起的，是奧爾良王朝。奧爾良公爵在十八世紀的大革命時，曾經參加革命，並改名爲公民「平

等』，後來被殺。現在奧爾良公爵的兒子路易斐立普被奉爲國王，這在歷史上稱爲『七月王朝』。在『七月王朝』時代，握有政權的是金融大資產階級。至一八四八年二月，產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了『七月王朝』，而成立了『第二共和國』。（十八世紀法國第一次革命所成立的共和國，在歷史上稱爲『第一共和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所成立的共和國就稱爲『第二共和國』；後來，一八七〇年革命所成立的共和國，稱爲『第三共和國』）。

在二月革命成功之後，無產階級不滿足於僅是政治的變革，而要求根本的變革，要求勞動條件之變更。無產階級的獨立的行動，改變了法國各階級間之相互關係。在二月革命前，產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構成聯合戰線反對金融貴族；現在，產業資產階級轉成爲無產階級的直接敵人，而小資產階級也轉到無產階級敵人底營壘中去了。在『六月事變』中，無產階級暫時被打敗了。

在『六月事變』之後，即無產階級既被暫時打敗之後，共和主義的『國民報』派，在國民會議中佔統治地位。在國民會議中還有『秩序黨』。『秩序黨』是代表地主的『正統派』與代表金融貴族及大產業家的『奧爾良派』之混合的保皇黨。

依照所定的憲法，進行總統選舉；卡凡涅克與路易·波拿巴競爭結果，路易·波拿巴得到了勝利，他於十二月十日被選爲共和國大總統了。於是，『國民報』派之統治就完畢；而『秩序黨』繼之在國民會議中佔優勢了。

路易·波拿巴是拿破崙第一之姪兒，他有一個固定的思想，即自以爲命運決定了他繼承其伯父之事業。一八三六年十月三十日，他企圖在斯特拉斯堡舉事，事敗被捕，且遭放逐。次年，發表其著作『拿破崙的思想』（『Idées Napoléoniennes』）。一八四〇年八月六日，又企圖起事於布倫，事敗，被判處終身監禁。一八四六年五月，他從阿姆總台（他囚禁於此炮台中）逃出，逃往倫敦。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發之後，他回巴黎，投効臨時政府，但臨時政府拒絕其投効，命其出國，他於是復返倫敦。四月間，倫敦英國政府因防備憲章運動派的示威，招募了十七萬特別警察，以維護『法律與秩序』，而路易·波拿巴就是特別警察之一員。一八四八年六月，法國有四縣舉他爲立憲會議議員，會議認其可當選，但他提出辭職。在九月間，有五縣又選他爲議員。十月間，取消了放逐波拿巴族的法令，他就回國就議員職。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由五百四十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六票舉出他爲共和國大總統。他一擲得行政權，就陰謀重新建立帝國並自立爲帝。

擁護共和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山岳黨』與社會主義派聯合起來，組織『社會民主主義黨』，以反對『秩序黨』。『山岳黨』是法國第一次大革命時代甲可賓黨底稱號，因爲他們在國民大會中的坐位最高，故有這個稱號。一八五〇年立法國民會議中的小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議員，又採取『山岳派』之稱號。他們的特色，就是口說大話而實際胆怯，他們不能堅決以革命手段來保衛共和國。

至於『秩序黨』的各派，他們雖都主張恢復帝制，但却同床異夢，『正統派』陰謀波旁王室復辟，而『奧爾良派』則陰謀奧爾良王室復辟。路易·波拿巴則與『正統派』及『奧爾良派』相對立，陰謀自立爲帝。他們在恢復帝制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但在誰做皇帝這個問題上却就相互衝突了。

各派互相鬥爭之結果。路易·波拿巴得到了勝利。他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舉行政變，解散了國民會議。全國舉行投票，極大多數擁護路易·波拿巴。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國投票決定恢復世襲帝國，十二月二日他被舉爲法國皇帝。他的稱號是『拿破崙第三』（拿破崙第一之獨養子，被稱爲『拿破崙第二』，在青年時代就夭折了）。他統治了法國幾十年，直至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他打了敗仗，出降於普魯士，法國爆發了革命，並曾建立了『巴黎公社』（見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帝國乃被推翻。

馬克思底『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這部書，就是分析從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起至一八五一年止的法國歷史的經過。

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這書中，馬克思如此英明地深刻地分析了法國這一時期的歷史事變，如此具體地光輝地運用唯物史觀的偉大理論，使得這一著作（和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一樣）雖然到現在差不多經過了九十年，還不僅沒有絲毫喪失而反是日益顯示其內容的正確與意義的偉大。這真是一部萬古不磨的，百讀不厭的名著。書上的文字，是

非常美麗的、有力的。在文字上說，這部名著也可在文學上佔最高的一個位置。譯文沒有能够充分地將原文的好處傳達出來，這是譯者校者所深深引爲自愧的。

本書譯文，譯者係按英文本並對照德文本譯出。校者係按俄文本、英文本並參照德文本校對。因爲三部本子在用語上、詞句上互有出入，所以在校對上並不固執按照某一種文字的版本，而是在各種本子中擇其最明白的校譯出來。這是譯者校者所應當向讀者聲明的。

爲着便利我們中國讀者的閱讀起見，我們在每章開頭加上了內容提要的附註。並在書後附載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法國大事年表。

譯者·校者 一九四〇年七月

第二版著者序文

我的如此早死的朋友約瑟·韋特梅爾(Joseph Weydemeyer)○計劃在紐約從一八五二年正月開始發行一種政治週刊。他要我寫拿破崙第三底政變的歷史來給這一週刊。我因此，在『路易·波拿巴底二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現在大家都把此書名意譯爲『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我也從衆——譯者註)之題目下，每週爲他寫一篇論文，一直到二月中旬爲止。在這個時候，韋特梅爾底原來的計劃，歸於失敗。一八五二年春季，他發行了一種月刊『革命』，以代原定的週刊。『革命』底第二期，其內容就是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當時，這一期的『革命』有數百本沒有經過普通的書店而流入德國。我請一個自命極端急進的德國出版家來銷售這本書，他對於這樣的『逆乎時勢的要求』，報以真正道義的驚愕。

○ 韋特梅爾是美國南北戰爭時代的聖路易區 St. Louis District 底軍隊司令官。

——(馬克思註)

從上面這事實，就可看出這本書是在事件底直接的映象之下所寫成的，而其歷史的材料沒有越出二月（一八五二年）。這本書現在重新出版，一部份是由於書店底需要，一部份是由於我在德國的友人的慫恿。

與我的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的討論同一事件的著作，只有兩部是值得注意的：聶俄（Vistor Hugo）底『小拿破崙』（*Napoleon le Petit*）和普魯東（Proudhon）底『政變』。

聶俄只是對政變負責的發動人作了辛辣的諷刺的諷刺。事件本身，在他的著作中，好像是晴天霹靂。他把這事件只看作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爲。他沒有看到，他賦予這個個人以世界歷史上空前的個人發動力，並不是使這個個人成爲渺小的，而反是使這個個人偉大起來。普魯東呢，他想要把政變敘述成爲以前的歷史發展底結果，可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政變底歷史的說明，却轉化成爲對於政變主人翁底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於我們的所謂客觀的歷史家的錯誤。相反地，我證明法國的階級鬥爭如何造出了那些情勢和關係，使得一個凡庸的而且不像樣的人物可能扮演一個英雄的角色。

這本書如果加以修改，就定然失去其特有的色彩。因此，我只是改正印錯的字，並把現在已看不懂的諷刺語刪掉。

我的著作底結語：『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之肩上，拿破崙底銅像就將從樊多姆圓柱（*Vendôme*）底頂上跌落下來』；……這句話是已經實現了。①

沙拉斯上校（*Aberst Charras*）在其論一八一五年的戰役之著作中，開始攻擊對於

拿破崙的崇拜。隨後，尤其是在最近幾年，法國的著述以歷史的研究、批評、諷刺和詼諧這些武器，來終結關於拿破崙的傳說。在法國之外，這種對於傳統的民衆的信仰之暴烈的決裂，這個巨大的精神的革命，不爲人所注意，更不爲人所理解。

最後，我希望我的著作，會幫助去掃除現在流行的——尤其是流行於德國——所謂愷撒主義(Caesarism)底口頭禪。在這個膚淺的歷史的類比中，忘記了主要的一點，即，在古代的羅馬，階級鬥爭只發生於特權的少數人之內部，即發生於自由的富人與自由的窮人之間，而人口中廣大的從事生產的民衆，即奴隸，只不過是這些戰鬥者的被動的台腳。西思蒙第(Simonetti)說：羅馬的無產階級靠社會過活，而現代社會却靠無產階級過活；——人們把這句富有意義的話忘記了。由於古代的階級鬥爭與近代的階級鬥爭底物

⑤ 樊多姆圓柱築造於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一〇年，是爲着紀念在一八〇五年拿破崙第一軍隊底勝利。這根圓柱是以拿破崙第一與奧俄軍隊打仗時所繳獲的一千二百尊大砲鑄成的。柱頂立了一尊拿破崙底像。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馬克思預料路易·波拿巴之掌握政權就定然要終結對於拿破崙第一的崇拜，終結拿破崙的傳說。——這個預言不啻就馬克思於一八六九年序文中所寫的那種意義來說，是實現了。馬克思寫了這幾句話之後十五個月，路易·波拿巴就被廢，而在一年半之後，就由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決定毀去樊多姆圓柱；巴黎公社把樊多姆圓柱視爲沙文主義與國際仇恨之象徵。巴黎公社失敗後，圓柱依舊恢復成以前的樣子。

編者註

實則經濟的條件完全不相同，所以這種生於產生活動的人物，也就不能有比較坎特布里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與祭司長撒母爾 (High Priest Samuel) 之間所有的更多的共通點。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於倫敦

德文第三版恩格斯序文

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初次出版三十三年之後，還有印行新版之必要；這一事實，就證明這部著作即使在今日也沒有絲毫喪失其價值。

的確，本書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在事變發生之後（這個事變像晴天霹靂一般地震蕩整個政治界），有些人高聲從道義上非難它，有些人把它當做從革命中解救出來的出路，以及對於革命的錯誤之懲罰，但大家都只是對它驚呆，而沒有一人能理解它——在這一事變發生之後，馬克思立即就發表一個簡潔的諷刺的敘述；這篇敘述，對於自二月事變以來的法國歷史底全部經過，以其內在相互的聯系來說明，把十二月二日底奇蹟，解釋成爲這種相互聯系底自然的、必然的結果，而在這樣解釋時，對於政變底主人翁，除了以應有的輕蔑去對付他之外，用不着以其他的態度去對付他。馬克思把圖畫描寫得如此的精巧，使得後來每一次新的發現都只是重新證明這幅圖畫是何等忠實地反映了現實。對於活的眼前的歷史之如此卓越的理解，在事件發生時對於事件之如此明晰之洞察，真

是天下無雙的。

但要做到這個地步，馬克思對於法國歷史還一定要有精確的知識。法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度，在那裏，歷史的階級的鬥爭，每次比其他的任何國度更多地到達決定的結果。因此在法國，常常變化的政治形式，也就輪廓極明確，而階級鬥爭則就是在這些政治形式之內進行的，同時階級鬥爭底結果，也要表現於這些政治形式之中。法國是中古時代的封建主義底中心，自文藝復興時代①以後，法國是等級制度的統一的君主政治底模範國；在大革命中，法國破壞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其古典的純粹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度所不能比擬的。力求向上的無產階級與統治的資產階級之鬥爭，也採取了他國所未見的尖銳的形態。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不只特別愛好研究法國底過去的歷史，而且還詳細研究法國底現在的歷史，搜集材料以備將來的使用，因此決不會因事件發生而吃驚。

可是，此外，還有另一情況。最先發見歷史運動的偉大的規律的，不是別人，正是

① 在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從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這個時期，稱爲「文藝復興時代」(Renaissance)。在這個時候，城市資產階級開始興起，而資產階級的文化也開始發展，尤其是在意大利與地中海沿岸各地。資產階級的文化與中古時代的、僧侶的、封建的文化相對立，而對古代希臘和羅馬文化有非常大的研究興趣。

——譯者註

馬克思。按照這個規律，一切歷史的鬥爭，不管它們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或是其他意識形態的領域中進行，實際上只是社會的諸階級鬥爭之或明或暗的表現；而這些階級底存在，以及它們中間的衝突，本身是由它們經濟狀態底發展程度、生產性質和生產方式以及由生產決定的交換性質、交換方式來形成的。這個規律對於歷史的意義，是與『能力轉化律』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相同的。在此書中，正是這個規律給馬克思以一把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之鑰匙。在這些歷史的事變上，他試驗了他所發現的規律——就是過了三十三年後，我們還一定要承認這個規律是光輝地經得起試驗了的。

恩格斯 一八八三年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卡爾·馬克思

一

黑格爾曾在某處說過：一切大的世界歷史的事變和人物，好像都出現兩次。他忘記了添加說：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喜劇出現。考西狄爾(Cousidiere)代替丹敦(Danton)，路易·勃郎(Louis Blanc)代替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山岳黨代替了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的山岳黨，姪兒代替伯父。而在『布律美爾十八日』①底第二版發行時的情勢中，也有同樣的效驗。

本章包括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二十七日的時期。

開首論及唯物史觀的理論，繼而指出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區別，其次詳述革命底第一階段（使二月革命到六月事變）之經過，在這一階段中，其他的各階級聯合起來對付無產階級，把無產階級打敗。

——譯者註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之創造並不是任意所欲，也並不是在他們自己所選擇的情形之下。而是在直接擺於眼前的、既有的、從過去傳下來的情勢之下。一切已死的世代的傳統，好像夢魘一般地壓着活人底頭腦。當他們好像是從事於變革自己和事物，從事於創造全新的事物時，恰恰在這樣的革命危機底時代，他們焦心地召喚過去的亡靈來爲自己効力，向其借用名稱、戰鬥口號和服裝，以便穿着古老服裝，說着借來的詞句，來演出世界歷史底新場面。路德(Luther)就是這樣地戴着使徒保羅(Apostel Paulus)底面具，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的革命，就是這樣交替地穿着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底衣裳，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則就只知仿效一七八九和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底革命傳統。同樣地，新學生學了新的語言，也總是把新的語言譯成他的本國的語言。但是，只有當他在運用新語言時再想不到舊語言，並且在運用新語言時忘記了祖傳的語言之際，他才融會了新語言底精神，才能自由地以新語言表達其思想。

在觀察世界歷史上如何召喚亡靈的情形時，我們立即看出一個顯著的差別。卡密

○ 在布律美爾十八日(Achtzehnten Brumaire) (照第一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所採行的革命的曆，布律美爾是二月)，或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月，拿破崙舉行政變，他以第一執政之資格，把最高的權力集中於其手中；在一八〇四年，他自立爲皇帝。『布律美爾十八日底第二版』這句話，馬克思所指的，是拿破崙第一的姪兒——路易·波拿巴，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所舉行的政變。

——編者註